



明文海卷六十一

餘姚黃宗羲編輯

奏疏十五

劾方從哲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聞世事值皇祖皇
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寔緣醫人進藥不密審一時形迹
可駭可疑觀卽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御葉湏太醫院官呈方并傳

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檢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
藥官也凡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
如而乃敢笑然越職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卒
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
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劄自裁以謝皇考義之
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然舍
夫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已薦可灼恐
與同罪夫已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寔
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

哲之愛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賓天曾有大臣
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
之名益難免弑之寔：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
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而丸須臾上崩
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
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制未有
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
年皇考英明絕未嘗有楚歌楚舞款款態即數日彌留
之際尚不能回緣微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回觀禮部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疏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
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
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
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
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思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為天下
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皇帝事議
謚旨雖下却然擬進者閣臣却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
已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晉恭
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

宋謚為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
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
逋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
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蓋寔乃
咀咒君國等于是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
事二也自後又有透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透侍在宮中
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
遂膽大揚言者以為遜進忠隔歲業偷珠寶藏之從
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

明文海 卷二十一 三
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遂侍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擋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忍冲主之檀枕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葉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巨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

猛嘗試夫進葉猶可自為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為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誤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耻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之以之趨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扞外侮

明文海 卷之十一
而以之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
群臣所極口急攻亮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
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謀未嘗
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群情未定而從哲又祖張
多機傾嚇中外皇上雖有除克雪耻之思正在含垢匿
瑕之際群臣雖有借劔攀裾之義不無憑城倚社之虞
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群賢布列溥天喁
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
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臣為是抱恨已久

夙宵不寧一承恩召便欵叩叫帝閣發憤畢誠祗緣兩
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皇上大孝閔仁追踪
克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
是從哲費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
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于異日伏乞皇上下
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
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
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罰速嚴
而觀之誅并将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一言

無當即重治甘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誨學疏 鄒元標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望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睽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按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臣議開誨學之壇國家恐啟門戶之漸歛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為戒以法度風信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

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間道始知本分內事不間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和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朋學則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臣等所誨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摠皆造化生機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天澤無一物不備亦無

初方從

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頃語新聲拂耳如雷豈
 獨礙此喙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
 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
 於此以復得傳告後世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
 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
 歎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
 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
 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感之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
 嗣入夜即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

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墮志所藉朝夕切劘
 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
 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
 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
 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
 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
 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
 流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脚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
 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

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喟語新聲拂耳如雷豈
獨礙此喙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
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逖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
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
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
歎為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
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
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之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
嗣入夜即兀坐深箬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

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墮志所藉朝夕切劘
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
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
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
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
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
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
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
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

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精素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寔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勅旂常了不得本

海學疏

已走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

原已往惟是在昔朝昔日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

怨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

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

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

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

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

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乞歸疏 楊連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連謹奏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

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

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詰帖括外別
無功課自青素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誨學也寔繁
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勅旂常了不得本
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
與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
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
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
怨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
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

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
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歸
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誨為諸臣先無以臣
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矣

乞歸疏 楊連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連謹奏為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
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尚事臣
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

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仍一旦禍發于女戎不十日命危于奸孽宿毒蟠據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徼主知于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于未命殛苗之日三生自託為竒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于萬一也哉乃因前月脩述移宮始

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諭諄諄：脩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閔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洵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綽之褒過徵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

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
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群臣高呼
者劄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群璫擁蔽之日
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
一燾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
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
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為
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
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醜軌而聖諭

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
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朋友之虛譽猶謂過情
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
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
省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着而已
夫以安社稷為悅臣兒童讀書時即知慕之而人臣立
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為諱者又况移宮始末了然在人
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
必于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

明文海 卷之二
蹇處世翫離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
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于此極矣今日捧載
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
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
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即不幸身先犬馬填海壑
持此二字以報先帝于在天見先臣于地下臣可以瞑
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于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
日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孤忠以
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

鷹鷂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
附狗馬恋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
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為報
者有以辭官謝職為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
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
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
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憊々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々不敢以
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

明文海 卷之二
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
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府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
署管外臣齋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
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
激待命之至奉聖旨人臣隨分盡職何必過為引避楊
漣着仍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該部知道

劾逆奄魏忠賢疏

楊漣

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
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

社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
其外內庭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
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維有驕
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
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朝常罔上行私傾害
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叅職
寔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
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
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當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

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誹議政事之堂幾成閹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始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懣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後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

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葉之間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却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接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

復職起用不可得顧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行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

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鄞熊德陽江東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

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寔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搵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

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
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寔敢于仇先帝之老
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
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
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屢襲近又于河間府毀人居屋起
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怨築愁飲恨吞聲又不
止于堂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

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
野子傳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
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目而
手滑胆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
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
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
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魁
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託言開礦
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

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
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掣
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
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于壁宮泮藻
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懸監謗之令于
臺省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
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
駁險邪目之以偷接手眼那移陞叙致士樸困頓以去
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

罪十七也開羅織之毒于冠紳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
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
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
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
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到任
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
又再襲王言幾成解論訓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天語
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
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

賢受事鷄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
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
投匪打網片語違則駕站立下如近日之掣中書汪文
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抹而應星等造謀告密
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者
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邊隅未
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
寔徃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下不悔
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臨城下忠賢固為首功之主

人矣其發銀七萬而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
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王者
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
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瀛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
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桀黠寄名內相家丁
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
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
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
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

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
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
改駕四馬羽幟青蓋夾護隻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
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寔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
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
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
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忠賢
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待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
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
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
兇于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即報
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
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
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
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
徒或扳附枝葉或依托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
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

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矣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寔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

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謹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宮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思而忠賢益愆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孤危及今不為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

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
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
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
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於麼小豎令內外大
小俱坐針氈之上而喘：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
叅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寔有見于忠賢狼子野心不可
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
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

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
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
群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
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此
宦者雜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
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奮雷霆將忠賢
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訊
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

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
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
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亦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經已塞如
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
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
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舜之
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
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于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

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楊連知魏忠賢疏及評語五編

明文海卷六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奏疏十六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黃忠端

昨臣堂官楊連恭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天下之人心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惜威權為祖宗愛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

奏疏十六

明文海卷六十二

奏疏十六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黃忠端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昨臣堂官楊連恭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而臺省
 諸臣公疏卑疏相繼而發此豈要結使然憲臣之心臺
 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天
 下之人心如此夫豈有仇於忠賢不過為皇上惜威權
 為祖宗愛成憲為宗社計靈長必欲清君側而後皇上

安而後天下安耳臣災異一疏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
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微
言之而遽逢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搖撼中外
而忠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表裡之形已
成而道路之間以目皇上試計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
弄威福而到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予奪旁移
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之人情無不欲食而
此人願可在側者乎推皇上之意必以為此猶曲謹可
用而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此猶在駕馭中

也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有舍宰執銓
憲言官而自為聰明自為道理者也皇上臨御數載僅以發
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為宰執為銓憲
為言官意氣消阻無論攀髯攀鱗勢不懸遺一老而若鷓若
鷺相顧不願為官異日誰為變理誰為禦侮誰為效鷹鷂之
逐誰為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
侍為孤立于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廷臣暴露亦不遺餘力
夫小人為惡往之畏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
而皇上視為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片語單

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疆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仇而繼將以皇上為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唯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為力矣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惟蓋謂以生之之道愛之倘厚其毒而益其疾九廟有靈眾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僉書陳居恭亦憲臣恭疏中人也而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為優孟之衣冠不知為黎丘之似子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

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裡聲援么麼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瞶沙磔並迷無惑乎朝端之士正人指邪人為邪人指正人為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皇上嘿察人情自為國計即日罷忠賢厥務勅歸私第將傳應星傳繼教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慎慎並抒宗社靈長永必賴之

諫廷杖請恤萬璟疏黃忠端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睹工部郎中萬璟因慶陵未完借言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戒而已而孰知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也鷄肋半斃閹拳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紆言寔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也碩畫土苴

棄之言之有不用身且蕪蕪然則天下豈有不愛其義忠義激之視國家之事急於其生耳今璟死矣律例所載非叛逆十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復于廷議鞠訊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于壅閉之左右箠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官豎皇上之左右必且忻也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而怒室而色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皇上有殺賢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譏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書曰

某月某日部臣萬璟以言某事死可不為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璟循資積俸取祿養家亦可以幾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計不出此而敢聒宸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乎當日奉旨杖璟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而突行之於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迷狐鼠嘯張已知璟必無生理連日以來惟聞霆震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內璫蜂出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信猜噬之不死不已者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怒喝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廷杖為立枷之阱而縉紳受市

鹵之慘辱士殺士未有如今日而今日璟已歿矣御史林如翥之生尚未保也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瞿然動乎然而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為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為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為之奸人有兩行其權惟恐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秉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隨移諸國矣然則廷杖豈非祖宗意也且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

出獄謝恩疏及評修名禮

小禮承之則二百餘年養

一死念其志慮無他追復恩使遺孤得以扶觀還

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燦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臣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

培植士風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出獄謝恩疏方震孺

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於獄而節奉明綸明旨者纍々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逾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臣感激涕零已於正月初十日赴午門外叩頭謝恩訖例當陞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鳳陽府壽州人萬曆癸

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璟之杖也適與風雹會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難明何其呼吸相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而天意或有悚惻其間乎皇上誠念祖宗重器為宜凜々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之脈不宜一朝削之萬璟已死念其志慮無他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恩使遺孤得以扶觀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勇燦死且不朽自今以往細繹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仍其紕迹臣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一剖明之國家

培植士風氣有日豈忍一朝遽奪也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出獄謝恩疏方震孺

昨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逢萬壽聖節皇上釋臣於獄而節奉明綸明旨者纍々矣宋臣有言天地能蓋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逾天地而超父母則皇上之於微臣是也臣感激涕零已於正月初十日起午門外叩頭謝恩訖例當陞辭乃敢長往伏念臣係南直隸鳳陽府壽州人萬曆癸

丑進士五年縣令兩舉卓異蒙先帝拔置西臺甫兩月
值有遼陽之變不意臣孤忠所激自請搗師以激天下忠臣
義士東向之意也巧借是題而擯臣于河西也臣巡歷
已完至前屯衛造冊而河西失事雖事從履勘如閣臣部
臣撫臣閔臣據耳聞目見無不錄臣之微勞悲臣之奇
遇要之臣既忝巡方遠不能劾虞允文挽江左之戈近
不能如梅國楨底寧夏之績此則臣之俯仰古今而無
解于良友之相規也惟是臣請告里居業已三載而逆
黨魏忠賢復矯旨緝騎逮臣雖借端于言官然言官之

意自平逆黨之意自毒較如黑白原不相蒙止因逆黨
過疑臣為楊漣之同調左光斗之同里魏大中之同心
周順昌之同門揣摩風影遂生怨毒而別有私恨則臣
之巡視南城時值大黨張燁劉朝先後被人告發忠賢
曾遣內官求臣從寬免題而臣已據寔奏聞此逆黨傷
心之恨雖臣避弋里居久已知其不免比臣逮至忠賢
又矯旨必欲加臣以死賴臺臣練國事王業浩等執律
以爭猶擬戍擬永戍擬絞已三加矣而逆黨猶未快于
心也究竟因劉鐸之事疑臣與鐸同為咀咒無端羅織

而加斬此罪加罪之奇冤也其問賊則按院紙札弄紅
學院試卷花紅俱化而為贓繇二百四百而二千三千
漸加至六千五百此臣加賊之奇冤也舊例刑部比贓
五百一比而主事某改為一日一比臣窘辱至極不但
臣之家產盡即骨肉親戚之家產亦盡海內友朋為臣
所累者指不可勝屈此臣比賊之奇冤也至前年六七
月間不知何故而忠賢殺臣之意逾緊日遣東廠理刑
楊寰等偵臣獄中動靜又不時遣番役諷臣自裁臣答
之曰震孺曾備員侍從必欲見殺願見尺之詔是時秋

審已過于是逆黨始決意殺臣于市矣講筵之上賴
閣臣合為爭力為解且觸忠賢之怒此又閣臣公疏可証
也嗟夫臣之一身當逆黨之世一刻之內萬死勿辭何
止病葉危枝且同空花陽燄今日遭逢聖主湯網弘開
生幽谷之陽春回白日于長夜使八旬之病母再見垂
死之孤兒臣惟有子子孫孫朝夕焚香頂祝天恩已耳
更何言哉臣自被禍來骨肉散解親友絕交三載匣床
之上自省生平惟有慚愧設使臣不遭此異常磨折決
不能閉閣息影靜照四十九年之非然則豈惟言官之

韋絃比於生我即逆党之毒亦同甘露矣臣又何言哉
因思世間最苦者無如離父母困獄吏隻影自吊於桁
楊三木之間已受之如是不堪想人受之亦復爾也則
自今以後凡逮繫禁閉等事自非法萬法不可假者不妨入
中求出重中求輕輦轂之上宜常憐百醜之圖綺羅之筵
當永化光明之燭臣願以之為在朝諸臣規也極縉紳
之禍至臣等而極而臣一也反觀舉皆自取則稍輕而
為荷戈又稍輕而為城旦豈遂無纖毫自致之愆今既
荷雨露之寬宜永消報復之念若終作藩籬之因使又

種園扉之果臣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也總之人臣遇
萬古希達逢之聖主攀龍鳳者建樹固奇狎鷗鷺者夢魂
亦穩除却幽囚桎梏之外一切升沉顯晦所爭不遠假
使逆党不遭天譴諸臣即蠖伏空山得一夕安枕否乎
今日宜何如頂戴聖主之弘恩尸祝朝賢之開闢臣又
願以之為廢棄諸臣規也雖然臣猶有請焉臣從獄中
出知獄中事年來逆璫柄政最喜深文經廠衛者其寬
苦固多即不經廠衛者其寬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
在齊民得之甚易而在縉紳得之反難亦非法吏之平

也臣在獄中與諸臣累言矣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於皇上今臣既處皇上之高厚豈敢負此心哉則一切諸獄不論殿衛不殿衛似宜如前日科臣之請在京者勅諭法司在外者勅諭巡按盡數公審一省以答月食之儆而信修刑之論此又臣附於工瞽芻蕘之後而籲於皇上者也臣不勝感激仰望之至

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

文震孟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烽燧正急隱禍方深徐淮

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恒擾之憂濟已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皆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舜之資亦毫無啟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

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不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於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徹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寔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正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

奏剖析机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取此駕行豸綉橫玉璽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寔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一無開悟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闕隱微無不咨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懷奸扶術既無實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以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易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決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

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肯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至諸藩之傳對息膏久壅國彛家範盡蔑之為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於無事全虛廟莫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膺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

馮從吾杜門矣首揆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愁
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
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
禁唐宋末季可為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去
者為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削籍歸農彌增品望
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
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天子
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使角巾尊於
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

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警臣史官也本無言責
不必深言是非以掩爭辨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
擊時事陷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
消長統繫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誅臚陳時弊倘蒙省
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孝思無窮疏 文震孟

臣猥以菲才備貢史局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寔錄從閣
中恭請光宗皇帝寔錄副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
悖謬之大者如先聖之冊立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

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寔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寔錄非寔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上史成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請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

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孝孺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己入史成不可復出則逆党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瀆睿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

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宮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而

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捏謀危東宮之詞說連二党當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七臣按此即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即據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瘋顛二字草七結局不容王之寀奏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容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

祖是其奏誠決平允自王之宗突構讐徒黨因以為利借他事蟻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宣為之倡云云臣按王之宗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徧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利之有焉况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為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

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刺骨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于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抵闖宮一事梃及殿簷近侍俱陪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見共聞其有造為許止不嘗藥

之論羣小附和囂然鼎沸汙蟻君父幾成悔暝之世亡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七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中宗吸杖殺方士柳泌七蓋為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過後世亦不以為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明罪况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愜而乃與願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準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

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日羣小曰汚蟻日悔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者伏乞聖裁即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啟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家鉞可憑而于皇上之違孝亦有光矣

皇陵震動疏 文震孟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辱之秋也願不亟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戡定之功

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聖明如皇上
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
無寧宇如今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
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
始受之也皇上御極于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
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
稍畧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君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
邊警時聞以致聖衷懷毅羣奸伺隙沿至于今繆種漸
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于陰曖砥柱莫挽於狂瀾颺颺

或嘯舞于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
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一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
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濕之困
商旅咨嗟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
也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
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修舉無
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
刑繁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後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饑饉
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惕功

今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琅璫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邃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激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荆布者徒步隨行錦綉者乘馬掩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寔績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

謠民安得不為盜也安得不日繁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干弋加膝墜淵摠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何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孫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凶冥胥病國事至此諸臣之內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

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役也以此勘亂
亂何由弭真可謂痛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
英主而遭此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
皆當伏鈇鑕之誅應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
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
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
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
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教民豈弟循良不攢眉於督責
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

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
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竅則億倥可以無虞布置不失
其宜則人情自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
滌之義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俞咈
無聞而但云已有旨矣方圯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
悠將安底止臣叨蒙聖恩捐糜思效自恨白面之書生
莫剖丹心以報國悲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皇主鑒此
愚誠寬其罪責倘芻蕘可採願對罪不遺臣無任戰慄
激待待命之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六十三
 奏疏十七
 青難疏 劉宗周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
 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諭允職猶念不次之擢分
 義難勝方事再拉而嚴旨催職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
 報效陛免之後踴躍惟呼仰皇上為堯舜主輒不勝其
 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寔在于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明文海卷六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輯

奏疏十七

青難疏 劉宗周

職以廢籍越在草野久嬰羸疾一旦誤蒙聖恩擢以不
 次處之今官拜疏乞骸未蒙諭允職猶念不次之擢分
 義難勝方事再拉而嚴旨催職赴任遂扶疾前來勉圖
 報效陛免之後踴躍惟呼仰皇上為堯舜主輒不勝其
 致君堯舜之心平生誦讀寔在于此恭惟陛下聖德當

陽討大逆除大姦釐大弊一時作用業已跨絕勛華而至于堯舜之道所謂維天立極者一一行之得無猶以為難乎孟軻有言責難于君謂之恭臣雖不肖敢不少塵狂瞽以報恩萬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為功利為刑名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時舉祖宗盛事召對文華或至夜分雖堯舜之憂勤弗切于此矣猶以為未也蓋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回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至然程劾太急不免見小利

而速近功何以致堯舜之治乎夫今日所急在于近功者非遠事乎臣以為遠事不足圖也不見堯舜之世舜干羽于兩階乎彼者彼得遠地棄而不守無意窺閔久矣即我不能驟得志于彼亦夫人而知之矣神聖在御遐方來同永定一捷已足為東北之先聲矣今誠得在事之臣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之需之日月謀出萬全其勝有可必者陛下方銳意中興剋期以蕩平為事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

明文海
此計之左也或幸一戰而勝從此雄心好大日事邊疆
以款中國如秦漢故事則皆近功之念有以啓之也夫
今日所規于小利者非理財一事乎臣以為今天下
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
此豈入衣而入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
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痺真無忝堯舜之仁而輒以司
農告匱時一祈講求者皆拮克聚斂之改正項之不足
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
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都轉展得之民手為

病甚于加賦敲朴日峻道路吞聲小子至賣妻鬻子女
以應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是時也有司以
拮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涉
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且今日猶曰邊儲孔亟耳長此不已一旦帑藏充盈或
珍竒玩好土木神仙封禪之事作則皆言利之習有以
啟之也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矣
事之而糾之不勝汰也人之而摘之不勝誅也于是名
寔罕覩而法令滋長頃者陛下嚴莊吏之誅自宰執以

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
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
刑官少故畫衣冠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
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其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于未然者也往
輔臣劉鴻訓以犯莊蒙嚴譴雖法在不赦臣猶為揆地
惜乃近者厥庫諸臣既發覺其現在者矣又勅問既往
不已積弊相仍事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莊此而置之重

典是謂不教之誅損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
者即業在昭雪猶從吏議從此深文巧詆杜天下遷
改之路蓋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一
隳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咎張武受賂漢文
賜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罰之不如禮教彰
彰已且陛下所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正以
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在昔堯舜勞于求賢而
逸于任人故能成無為之治陛下亦嘗搜遺羅棄遍天
下矣而所嘉與棄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

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利口為才諂又安得天下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之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康衢必訪舜適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今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學盡動出羣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已若而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凜救過不給諛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幾可無

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聞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堯一已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表其易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函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哉且夫以王之寀為國本死也而不蒙身歿之卹至今誣誑未誣則邪正之辨幾何而不混乎挺擊一案與楊左移官高魏紅丸同宗社至計也之寀宜死則楊左高魏亦宜死而逆璫之專殺且有功而無罪矣門戶二字數十年來不知殺天

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自陛下登極嚴旨禁飭與天下登蕩平之路而葛藤之說猶未盡除陛下矯枉過正至欲抑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是消長漸分而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唐虞之世豈無諛說殄行乎願我陛下熟察之也然則兵陳而不戰財散而不私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教語陛下生無堯舜聲色不在御宴遊不邇躬危微之辨固已得其大端而至于求治

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于焉默証此心之合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已一日而堯舜矣昔者宋神宗用其臣王安石用兵西北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起于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

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宗強明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取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教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今陛下有為堯舜之資而在廷諸臣不能進之以堯舜之道御極以來求言若渴啓沃無聞致陛下羣思治理猶在漢唐宋間諸臣不先意以承之則後事而將順之至所急于表章者乃在故相張居正其人考居正所立朝無不出于功利刑名

確然申商之學與堯舜正相反舉其奪情一節亦為忘身殉國之年事幾何而不率天下于夷乎世教不明人心不正莫甚于此方今救世之本正在人人言堯舜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以惑世誣民而倡之自陛下始惟陛下不以為難斷然設誠而致力焉

祈天永命疏劉宗周

自兵事告捷不惟畿輔得重荷生全即海宇頓解倒懸之困生靈已悴而復甦宗社已傾而再安說者謂此者匡攘天寔佑我聖明啓中天之興有非人力之所能為

者而臣獨悚然于天之難謀命之不易也則今日者躬克己之端致治保邦之術其可以漫為塞責乎不揣狂瞽敢以祈天永命之說進陛下試採納為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朕削之私不得而設為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長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

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註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謫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籍朝署中半頽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邇者楊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于欺罔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由心民隱雖嘗置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

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
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
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
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詭
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按
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
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而陛下自即位
以來軍興告繁不免以重歛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
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來年之預徵者

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追呼閭閻
中安問雞犬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即邇者蘇
瑛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許監司不意煌
煌持斧將墨綬望風是青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錢之
透支則得之荐舉之報謝禦人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
方而黷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甌塵之風
遂空谷于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張火耗之禁慎
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
阱于國中又何有于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

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腹心之潰肢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于民間仍查勘蘇坎証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職律下示天下以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机先發于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萌賂公行使帑藏日淪虛耗而穢德亦先聞

于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叅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論之表諸臣遭際不可謂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各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主以富强釀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奏此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寔與有力矣故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

自擊察刑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邇流窮源復進求之黼座之間政本之政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屬者恒陽不雨上履睿慮齋祓有加異以仰答天心臣當率先露禱不幸有犬馬之疾久在注籍屏躬夙夜無可自將款々之忱以備成湯六事之一二伏惟聖明矜其狂瞽少寬斧鉞之誅臣無任懇祈之至

痛憤時艱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萬難措

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白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入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効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外警內寇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議戰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其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避居減膳撤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

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職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頌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厲意于恢遠復邊疆而賊臣遂以五年成功之說進是為禍胎已已之後謀國無良邊警日急震及宗社朝廷始為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叢睦天下事有

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自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褒貶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自敲朴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

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白朝
廷勒限減賦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
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
選下弓旌之概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異與二
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恭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
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詞報罷使大臣失和喪之
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宇無吁咈
之風此其所關于國體人心又非淺鮮者于是求治愈
殷紛更四出布井雜流咸得操其詭說投閒抵隙以希

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上不遇憐始于一
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
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
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
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徧用風雷則必
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
堯舜之恭已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
以忠厚培國本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

冢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冢慎宗賢以授
職之途林後世宗藩之冢除此三大冢而國家苞桑之
業已在世又何虞乎外警內寇顧此蚩、潢池言勸言
撫撫非定冀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
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又遣廷臣齎內帑巡
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
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
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
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

治天下之明効也抑職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
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而求之也職願皇上視
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
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
于此而得之至于用人誠為平天要務尤在致審乎好
惡之机以決用舍之路若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啓
新者片言投契立置清華委稱一時盛事第本生言有
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其品未可信乞皇上先令以
冠帶歷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之後果有忠言

奇計足以折大姦斷大疑決大計然後與之寔投未晚
不然將如名器可惜何古之聖人刑一人而必使十萬
人知所懲賞一人而必使千萬人知所勸則操厲世之
權者尤不可苟焉以處此也夫以我皇上天縱聖明卓
卓具有希堯法舜之志而一時為之臣者不能以道事
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以榮主聽使國論愈紛昭勸愈
渙職竊痛之伏惟我皇上斷然以堯舜為必可為而求
之于堯舜之道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誠使天下
一皆回心向道以事一人而天下有不治者未之有也

若曰法制禁令而已短長之効已見于今矣伏念職羸
病餘生一旦蒙恩起自田間擢置卿貳雖捐糜舄圖報
稱茲當受事之初不禁主憂臣辱之義輒敢效此款、
極知迂腐無當高深萬一而一點堯舜其君之懷不敢
自後皆賢皇上少垂乙夜之覽倘念職言可揣得一二
見之施行即與職以出位之誅職雖身膏斧鉞亦所以
畢報稱之職分也

去國疏 劉宗周

臣因病乞骸奉旨回籍于七月初一日辭出國門行至

天津始知北邊大警首震陵園遂破昌平而南下職不勝推心欲絕者久之因卧疾津城月餘烽燧往來南北所過州縣無不殘破伏惟皇上上履列聖之痛下切百姓之仇當不知如何焦勞日與在廷臣子薪膽共誓職又不勝痛絕此者風聞警已漸撤臣乃敢稍一解維離津城而南適交河地方回瞻天表愈增馳恋敢遂以葛藟一言為當宁獻職惟我皇上注意邊防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搶攘之形一至于此追原禍始張鳳翼小有才而器識不足久已溺中樞之職矣一旦烽

火告急籌策無聞調撥不速動成連手行間之任蓋非其人可知矣朝廷又從而嘗試之卒至于敗事不聞政府有主持兵垣有封駁則當事諸臣有不得辭其責者而職以為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往者己巳之變坐談國者袁崇煥一人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有小人者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以煥黨因日中蜚語次第置之重典或與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于人主馴至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頽欺罔轉甚朝廷日隳邊政日壞以有

今日之禍寔已已以釀成之也且夫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邊也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起勸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遛蒙誥責又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而今也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草、之局則廷臣累、若、可幸無罪矣更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之諸臣或戍或去豈昔之一一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與乎于是而知小人之禍于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

邪朕甚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奸也職每、反覆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照數計然職觀頻年以來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精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而皇上徃、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小而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

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
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恥此亦相奉為全身軀保妻子
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夫今天下即稱
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乎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
必倚以重任此臣前日已陳覆轍方急、更絃之不暇
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蓋又重其體貌等之
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
于何地撫按無權將置司道守令于何地是蓋以封疆
為嘗試也且小人于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

獨岸然有心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
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
理亂之機而獨用中官以叅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
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之則天下之昌言也
職意以我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
史金光宸以此一事遂若恐傷中官之心者非所以示
天下也嗟、言官亦何負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
亦有思徐生之徒薪者乎大師擁兵而不戰亦有問李
勉之口事朝廷者乎其他融邪止佞南昌之尚方亦自

不乏其人而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相顧塞蟬結局之

去國 孫曰評法宜 福

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以肅戍何以東懲貪之令申吳頃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

競之典至鄭鄂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誣告坐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教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于是臣

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獄乃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毋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寔式憑之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杖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長此泄、沓、玩愒時日天下事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縱無投

不乏其人而往、逐之以去遂致天下顧塞蟬結局之
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
天下事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
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賍戍何以東懲貪之令申
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錯刺戍何以昭抑
競之典至鄭鄭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誣告坐
亦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教者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
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習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
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于是臣

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體
仁之謂也仰惟我皇上念治亂圖修省以進君子退小
人為挽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
斷大獄仍請亟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
各修職業毋致再以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寔式憑之
而體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事
苟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長此泄、沓、玩愒時日
天下事忍言哉職以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
自全然孰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日江河滿地縱無救

生之路如臣不言又誰為我皇上言之也

輔臣以去明心疏唐爾選

頃臣具敬辨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馭陳格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蓋謂大臣擔荷不力徇情不言而發也乃近閱却報大學士錢士升為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聖旨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璉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稟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忍言者

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對九廟之式馮下可膺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昭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寮臣寔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曷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惟時皋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取聖鯀為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

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真大臣事不意其以過慮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乎李璉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閔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痛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耳竄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者

恐即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臣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況今天下之欺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上方劍不靈將領驕懦日甚聖意恩禮感激于芥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餼輸之逗通貪冒則或疑急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勿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

不振也而人見膏牛而買馬訕德而齊力縱使強寇混迹于道墮而又兄莫兄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暫蘇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廷之大義值數萬路費之金錢歐問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痛懲奸頑也而或疑千載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慮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惧陷累之有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歔噉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

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無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勝則挺身招承敗則潛形遁竄厥心志而燭耳目設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心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誼作言官敢諫之風嚴勅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于以觀廓清平治之猷成紀綱風俗

之美庶幾有日矣
 其辭也兼無諫曰吾身本無福自來之勢亦無德上
 高無事無言者百無諫曰聖明降臨是上之德也
 言而無信之厥無信則國無君大臣不保以去辭上
 三皇上以聖天子以商情率漢音大臣無道之辭
 必去而歸其言是為
 所以直其辭也無諫則君不保其國而國無君
 言其言曰異星上言者
 之大引也辭野有言者
 六引不保言而不
 引愈無世真



